

初到香港

□丁一

香港是一個階級差別很大的社會

前些年，中國對外開放不久，西方人士湧向中國，有人說，一些人到中國訪問兩星期，出來之後就寫了一本書；去訪問兩三個月的，就寫出一篇大報告。在中國住上半年的人，反而下筆躊躇，不知怎樣寫了。我現在來到香港，才一個多月，就寫這篇關於香港的文章，其粗浮片面，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是，有一些感受，很可能正需有較強烈的對比性，才比較容易捕捉。住得久了，習以為常，就覺得無甚足道了。

從美國到香港，很容易感到香港的社會是一階級差別很大的社會，低層階級與上層階級的收入十分懸殊。舉例言之，女傭（大部份來自菲律賓，約有四萬二千人，泰國有六千人）的最低工資，最近才從每月二千八百元港幣升到三千港元（約合美金三百八十五元）。另一方面，大批豪華公寓的月租會在四萬港元以上。在這些公寓中，都有傭工住的小小的下房，公寓雖然都有空調設備，但下房及廚房卻沒有空調。即使在白領階級，許多能力甚強，通曉中英文的文書秘書人員，月薪也只有四五千港元，相形之下，高級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的工資，却是不低於美國的同儕。

總之，這是一個毫不感到自愧的資本主義社會。在美國，由於深入到基層的政治上的民主，影響許多社會立法，使得勞工階層有相當程度的保障。所以美國的資本主義，實已顧全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公道。在香港，政治上依然是殖民體制，談不上有任何民主（有不少自由，却無民主）。因此勞工階層的福利，就基本上要出於在上的實力階層的恩賜。當然，也有人說，香港的存在、成長及繁榮也端賴於這一種剝削制度。否則，以此彈丸之地，除人力之外別無資源，如何能造成這樣的繁盛與發達！

香港的剝削制度，可以說是一種比較慈祥的剝削制度，以住房而言，香港房價可與紐約曼赫頓相比。但是有半數以上的居民是住在政府輔助的住宅中。住在這些「公」寓中的居民，他們所付房租，平均大約是其收入的百分之七。所以香港房價雖高，但一般大眾的居住條件，還不能算是太壞，而且逐年還在改善之中。

明文規定的特權

英國在香港的殖民，帶來了英國的官僚制度。官

僚制度的特點之一就是繁瑣。但比起許多其他地方來，香港的官僚制度大體來說是甚不苟且，雖然僵硬，可是比較不那麼腐化。許多階級性的權益都有明文規定得清清楚楚。舉例來說，大學校長夫人坐公家小包車辦私事，就是明文容許的特權。因此，如果她要這樣做，完全合法，大家也比較沒有話說。不像有的地方，表面上說是平等的社會，暗中却開後門搞特殊化。表裏不一，就會引起民憤了。

香港的節奏是很快的。在香港街道上，一般人步伐之快，可與紐約相比，那些在街上慢吞吞走路的人，多半是來自外地的遊客。香港人一般都十分勤奮，這也是社會環境所造成的結果，因為這是一個生活程度高，基本工資低的資本主義社會，如果不勤奮，就無法生存。

為何香港中國人最不崇洋？

香港雖是一個殖民地，可是比起其他華人社會來，恐怕是最不崇洋的，表面看來這似乎有些奇怪，仔細分析一下，却也十分自然。首先，在香港，是金錢決定社會地位，而許多華人比洋人有錢，此外，英國的政治力量日趨式微，政府對一般人民的干擾甚少，而且政府中的華人官員也愈來愈多。再一個原因，香港是一國際都會，來來往往的洋人不知多少，大家見得多了，就不覺得有什麼可崇。許多港人在國外有外籍的親友，他們自己也到過國外，不覺得香港



▲對絕大多數的香港人來說，除了在香港奮鬥以外，沒有另外的路可走。

比外國差，因此更無理由要崇洋。所謂不崇洋，並不表示排洋。事實上香港的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相當洋化的社會，是一個已經吸收了不少西洋文明的社會。正因如此，香港人不覺得要在洋人面前低頭。

香港發展令香港人感到自傲

香港近年的發展，使得許多香港人感到自傲。從許多角度看，香港是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之中。香港的生存與發展，無論在政治方面及經濟方面，可說都一直是在夾縫中找出路。但居然有今日的成就，確實並不尋常。香港人均所得，在亞洲是第二，僅次於日本。香港的城市建設，有目共睹，真可說是日新月異。可是在這樣快速成長的同時，這一擁擠的社會，却又相當秩序整然；也沒有一般西方大城市的那種令人感到沮喪、絕望的貧窮與沉淪。

中國的影響是「具體」的

1997年對香港人是十分具體的，絕不抽象，一位年青同事到加拿大深造去了；大學裏的一位系主任到美國一所三流學校教書去了；孩子的同學一個接一個移民走掉了，……中國也不像是在美國華人心目中的抽象的存在，容你指手劃腳、搬弄捏造。「中國」對香港而言也是非常具體的：它是幾分鐘後就可到達的；也是幾分鐘內可以被它融化的。因此大多數香港人對「九七」，對「中國」有一比較切實的態度。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命運是與中國的命運緊密的連接在一起的。

依靠自己，不信賴別人

其實不僅對中國，在其他許多方面，香港人也抱一種比較切實的態度。這種態度表現在：依靠自己，不信賴別人。一百多年來，沒有任何國家真正照顧過香港人。他們不靠自己，靠誰？

在未來的七年中，會有不少香港人；懷着矛盾的心情，放棄了優厚的待遇，捨下了極可戀棧的生活方式，離開熟悉的環境，移民到外國去，可是絕大多數的香港人是不會也沒法離開香港。他們除了在香港奮鬥以外，沒有另外的路可走，同時，一如數十年來的香港，不斷的一批批人離開了香港，又有一批批新血填補了進來。香港就一直在這樣的開放流動的狀態中成長發展。

一九九〇年八月

本文作者丁一（筆名）博士，現任香港科技大學教授、代院長。

